

第二節 研究範圍

本論文研究素材以《王維集校注》一書為主，此書為陳鐵民校注，本書打破原集本序次，重加排比。全書共分十二卷，卷一至卷六為編年詩；卷八至卷十一為編年文；卷十二為未編年文。合計本書凡收詩三零八目三七六首，文七十篇。本論文中所舉詩文均將依其篇名標明出處。

本論文王維的禪學思想，其詩文的取材原則大致如下：

（一）禪理詩

詩以禪理為內容，便是所謂的「禪理詩」；禪理詩多為詩人記述其參禪誦經等心得之作，而這些心得有些是作者自己善知法義的清澈悟境，有些是方便巧說的禪義闡證，還有則是些拼湊禪語入詩的枯索無謂之句。王維詩集中闡述禪理為主的詩文並不少，其中最重要的是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、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、與魏居士書、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、六祖能禪師碑銘、飯覆釜山僧、繡如意輪像贊、請施莊為寺表等。在這些作品中，作者談論最多的是大乘般若學義理，所以這一類是純粹的禪理教義的說教詩。也就是說，把詩當作宣揚禪學教義的工具。又如詩題已標明為佛教建築物或僧人之稱謂與禪學相關者也屬之，這種類型的詩歌，如 謁璿上人、藍田山石門精舍、過福禪師蘭若、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等，是任何讀者一看便知其為理詩的，這也是王維集中最容易分辨的一類禪理詩。

（二）禪趣詩

是專指具有禪意趣味的詩，其最鮮明的特點，就是以禪趣入詩。而所謂「禪趣」，就是指「進入禪定時那種輕安愉悅、閑淡自然的意味」¹。禪趣詩具有禪境中「以靜寓動」、「以枯寓生」等禪機靈趣，這個特性剛好給字少句促，形式固定的中國詩開闢一個更大的表達空間，也使詩人們真感情真的見解在平平的詩句外，滋衍無窮之意味，故歷來詩家多極力推崇此類創作。在王維的山水詩與田園詩中，有許多對自然山水的描寫，或于意境的創造等方面，往往都充滿著一種禪趣，詩禪一體，既有精緻的寧靜畫面，又有靈動的情韻。其晚年歸隱輞川所作的山水詩集《輞川集》可說是字字入禪，是其山水詩禪趣化的最佳代表作。在王維集中，類似之作還有 渭川田家、淇上即事田園、終南別業、歸輞川作、送別、鹿柴等，就都具有這種「禪」的意趣與韻味，也即為研究者所稱道的「禪趣」、「禪悅」、「禪味」等。

（三）禪悟詩

佛教講禪定、靜慮，但這不是目的，而是方法。「慧」是佛教「三學」或「六識」之首。一般說來，佛教徒定慧雙修，禪定是為了開悟發慧，以破惑證真，進入般若境界，領悟佛理。以頓悟為宗的南宗禪師慧能也講定慧雙修，《壇經 定慧品第四》云：

¹孫昌武著，《佛教與中國文學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05。

「定慧一體，不是二，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。」²。王維也具有明確的「佛慧」意識，他在《西方變畫贊並序》中說：「若依佛慧，既洗滌於六塵」³。由禪定而開悟佛慧，宗教修練漸入佳境。

對於山林禪而言，開悟發慧仍需藉助大千世界中物質運動的表象來進行。因而牛頭禪認為：「青青翠竹，盡是法身；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」因此，發慧悟佛便與山川林泉的萬千物象聯繫起來，便與山河大地的種種聲音、種種顏色聯繫起來，禪宗的禪悟禪慧便與山水田園中的詩意領悟聯繫起來。

在這樣的詩中，詩人靜靜地天地萬物相往來，觀照宇宙遷流不息的運動，主體的靜穆與客體的遷流構成基本的禪悟景觀，表現出禪宗以動觀靜、靜中觀動的生動圖景。在王維的詩中，常常是動靜交織，相映成趣，使王維以禪悟為背景的山水田園詩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。此類的詩有《登辨覺寺》、《烏鳴澗》、《秋夜獨坐》、《贈東岳焦煉師》、《遊感化寺》、《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》、《李處士山居》、《辛夷塢》、《送錢少府還藍田》、《遊悟真似》、《酌酒與裴迪》、《山居即事》、《田園樂七首》之六、《輞川別業》、《林園即事寄舍弟統》等等。

²（宋）契嵩撰，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，《卍正藏經》第59冊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0年），頁0013下。

³（唐）王維撰，陳鐵民校注，《王維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735。